

徐兴无

书 | 话 | 文 | 脉

导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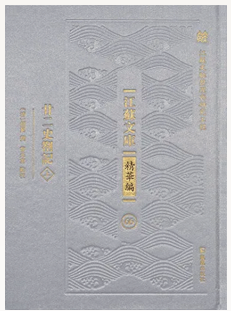
六朝帝陵前的石麒麟，气韵生动，是六朝风流的象征。它们有着神奇的传说，折射出历史的悲剧和兴亡的感慨。



句容市破岗渚遗址碑



《玉台新咏笺注》
[陈]徐陵 编 [清]吴兆宜 注
[清]程琰 删补 穆克宏 点校
凤凰出版社



《廿二史劄记》
[清]赵翼 撰 曹光甫 点校
凤凰出版社



江苏文脉



扫码关注
江苏文脉公众号

帝陵石麒麟

□徐兴无



梁文帝萧顺之建陵石兽(独角麒麟)和神道石柱



梁武帝萧衍修陵石兽(双角天禄)



梁简文帝萧纲陵石兽(独角麒麟)

南宋杨万里有诗曰：“六朝陵墓今安在？”其实他只要费点腿脚，还是能找到不少的。暮春三月，细雨绵绵。南京大学文学院童岭、魏宜辉两位老师组织学生去丹阳考察齐梁帝陵，我已经三十多年没去这些地方了，于是带着师友会的同学加入了征程。日本汉学家川合康三教授正好来讲学，他是研究唐诗的名家，彼国大沼枕山(1818—1891)有诗云：“一种风流吾最爱，南朝人物晚唐诗”，所以他也兴致盎然地去了。

东晋时，丹阳一带属南兰陵郡，是山东兰陵(今山东临沂)士族与民众南下侨居之地，齐梁两朝的帝王俱出于郡中萧氏家族，因而帝陵也聚集于此。按照齐梁时代送葬和谒陵的路线，我们途中经过句容的破岗渚，旧日繁忙水道，已成断渠池沼，唯有一遗址碑在。东汉建安十六年(211)，孙权将东吴的政治中心由京口(今镇江)迁至秣陵(今南京)，次年更名建业。赤乌八年(245)，派校尉陈勋发屯田兵三万，开凿破岗渚。

南京大学历史学家朱偁先生(1907—1968，浙江海盐人)在其《中国运河史料选辑》中，分析破岗渚的价值至为精到：

破岗渚沟通建康和太湖流域，航道直通苏州、绍兴。第一，建康因为和太湖流域直接通航，交通运输发达，成为南朝首都。第二，六朝的时候，既可由破岗渚直达吴、会，所以方山以上，遂成交通要道，齐、梁二代，陵寝都在丹阳，王公大人，要到丹阳去谒陵，都坐船由方山出发；但是从方山以东，岗岭相属，所以有十四埭以节水流。第三，这条运河的东段(从丹阳到苏州、绍兴)，实为隋代江南运河的起源，关系大运河的历史，尤为重要。

齐梁的几座帝陵湮没于林间或麦地，雨中的新绿衬托着灰黑色的石兽。由于立了文物保护单位，加了

白色护栏，没有草埋苔染的荒败，但自然的新生与历史的陈迹还是形成沧桑的图景。魏晋南北朝的帝陵规模上不及秦汉，下不如唐宋明清，算得上是俭葬了。

东汉陈琳《为袁绍檄豫州》中列数曹军发冢盗财之罪，“操率将校吏士，亲临发掘，破棺裸尸，掠取金宝，至令圣朝流涕，士民伤怀。操又署发丘中郎将、摸金校尉，所过隳(huī)突，无骸不露。”这篇檄文被梁武帝的儿子、昭明太子萧统收在他编纂的《文选》之中。曹操下葬高陵之后，他的儿子魏文帝曹丕是个明白人，代汉之后，便以“古不墓祭”为由，将高陵的祭殿毁去，还对自己的寿陵建造下了制诏，规定：“因山为体，无为封树，无立寝殿，造园邑，通神道。夫葬，藏也，欲人之不得见也。”因为“自古及今，未有不亡之国，亦无不掘之墓也。”(《三国志·魏书·文帝纪》)这个制诏的精神基本上被六朝的帝陵继承下来，只是没有“欲人之不得见”，还是通了神道。南朝的帝陵还在神道两侧排列了一些石兽、神道柱和石碑之类的纪念物，现今存者多为石兽。

大概秦始皇造陵时就有石兽，东晋葛洪《西京杂记》记载西汉长安五柞宫“有石麒麟二枚，刊其肋为文字，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，头高一丈三尺”。按照朱偁先生《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》的说法，南朝帝陵的石兽，一角者为麒麟，双角者为天禄，王侯墓前是无角的辟邪。但它们的名称尚有争议，渊源亦不可确考，古人往往统称这些石兽为“石麒麟”或“石辟邪”。就外形直观而言，南朝的陵墓石兽都是体侧有翼的神兽。帝陵的麒麟、天禄挺胸迈步，曲颈昂首，向天而吼，或左右顾盼，颌下的长须拖延至胸前，盘尾如蟒，形体婀娜，纹饰华丽。而诸侯墓的辟邪则伸出长舌拖至胸前，如吼天怒狮，巨尾弯曲，体态雄浑厚重。

六朝是一个审美自觉和艺术发展的时代，这些石兽都是南朝精美的雕刻，齐梁画家谢赫《古画品录》所云“气韵生动”堪当评语。南朝人也视其为通灵宝物。《陈书·徐陵传》记载诗人、文学家徐陵(507—583，东海郡郯人)幼时见到高僧宝志，宝志手摩其顶，曰：“天上石麒麟也。”昭明太子早卒，弟弟萧纲被立为太子，徐陵成为太子东宫的学士，他编纂的诗集《玉台新咏》是中国第一部女性题材的诗歌总集。

建陵、修陵、庄陵是梁文帝萧顺之、武帝萧衍、简文帝萧纲祖孙三代的陵墓，由南向北

一线排列。梁武帝建立梁朝后便追尊父亲为文帝并修造建陵。建陵的石兽似乎仍是齐朝帝陵石兽的风格，而修陵仅存的一只双角石兽则呈现出头大脖粗腿短的体态，日本学者曾布川宽《六朝帝陵》中认为吸取了狮子的造型，可能与梁武帝信仰佛教有关。庄陵仅存一只前半截身子的独角石兽，其比例与风格当与修陵一样，特别是面部，修陵与庄陵的石兽更为写实，眉眼开张，鼻骨和上颌前突，不似齐朝帝陵的石兽，鼻骨短平，眼睛两侧被半圆形的寿眉遮盖，仅留两只眼珠并列额上，造型更为写意夸张。

梁代帝陵的石兽是有灵异故事的。《梁书·武帝纪下》曰：

中大同元年(546)春正月丁未，曲阿县建陵隧口石麒麟动，有大蛇斗隧中，其一被伤奔走。

这件事在《隋书·五行志》中有更加怪异的记载：

梁大同十二年(546)，曲阿建陵隧口石麒麟动。木沴(lì)金也，动者，迁移之象。天戒若曰：国陵无主，石麟将为人所徙也。后竟国亡。

不是因为蛇斗，而是建陵的石麒麟自己震动了起来。同年，建陵还发生过一起石兽异常现象，《隋书·五行志》载：

梁大同十二年正月，送辟邪于建陵。左双角者至陵所。右独角者，将引，于车上振跃者三，车两轭俱折。因换车。未至陵二里，又跃者三，每一振则车侧人莫不耸奋，去地三四尺，车轮陷入土三寸。木沴金也。刘向曰：“失众心，令不行，言不从，以乱金气也。石为阴，臣象也。臣将为变之应。”梁武暮年，不以政事为意，君臣唯讲佛经，谈玄而已。朝纲紊乱，令不行，言不从之咎也。其后果致侯景之乱。

这一年，梁武帝已经八十三岁，还在给父陵增加石兽。但这个石兽自己跳跃着不愿上车。建陵石兽的异常是父亲在警示儿子吗？石麒麟非金非木，为什么象征着“木沴金”呢？原来《尚书》中的《洪范》篇记载箕子给周武王讲了一套五行思想，西汉的《尚书》经师夏侯胜撰作《洪范五行传》，将其与阴阳五行学说融合成一套讲灾异的政治预警术，后来刘向、刘歆父子都写过《洪范五行传论》之类的著作，归纳史例，解说原理，班固作《汉书》，综合他们的学说创设了《五行志》。此处所引刘向之言，当是其《洪范五行传论》中的文字。按照这套理论，帝王的“貌、言、视、听、思五事”，分别配以木、金、火、水、土。五行的正常状态应该是金克木，但如果木反过来沴(伤害)金，就象征着帝王“言之不从”，预示着臣下将要作乱了。太清二年(548)，东魏叛将侯景作乱，将梁武

帝囚禁台城直至饿死。太清三年，侯景立萧纲为帝，两年后便将这个倡导宫体诗的文学家杀了。侯景之乱不仅摧毁了梁朝，也摧毁了东晋以来的帝业。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说：“梁末之乱，为永嘉南渡后的一大结局。南朝士族在经过数百年腐化之后，于梁末被全部消灭。”(《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》)

南朝士族的数百年腐化表现在许多方面，如空谈、佞佛、奢侈、无耻等，其中帝王的表现堪称典型。顾炎武《日知录》“南北风化之失”条曰：“江南之士，轻薄奢淫，梁、陈诸帝之遗风也。”赵翼《廿二史劄记》“宋齐多荒主”条说：“古来荒乱之君，何代蔑有？然未有如江左宋、齐两朝之多者。”宋武帝的儿子宋少帝刘义符在宫苑内开凿了一条破岗渚，与左右引船唱呼，以为欢乐。刘宋的前后两位废帝都是荒淫残暴、性情狷戾、草菅人命的人。萧齐武帝萧赜倒是刚毅有断，他也痛恨腐朽的生活。《南齐书·武帝纪》说他“为治总大体，以富国为先。颇不喜游宴、雕绮之事，言常恨之，未能顿遣”。临崩又下诏务存节俭，但已不能挽救颓风。他的太子早薨，皇太孙郁林王萧昭业即位后淫乱宫闱，迷信巫术，巧取豪夺，喜怒无常。终于被西昌侯萧鸾杀死。齐明帝萧鸾以皇族的庶出旁支篡位，明审有吏才，生活也俭朴。但他猜忌多虑，动不动就杀人。明帝迷信道术，每次出行都要占卜，南出则宣布西行，东游则宣布北幸。他儿子东昏侯萧宝卷，做太子时就不喜欢学习，通宵达旦地抓老鼠。做了皇帝后不喜欢和大臣议政，而是和群小游乐，经常戎服外出，骑马射雉，骚扰百姓，抢夺民间财物，使得“郊郭四民皆废业，樵苏路断，吉凶失时”。他兴造宫苑，壁上描绘男女私褻之像，还在宫中开设市肆玩起了做买卖的游戏，一直放纵到被人杀死。梁武帝是有为之君，三十九岁开国，执政长达四十九年，史臣评价他治定功成，“自魏晋以降，未或有焉”，但是他晚年“委事群倖”，让朱异等小人擅权专政(《梁书》)。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记载侯景包围台城时发布告城中军民书，历数朝政昏乱，士大夫生活腐朽：“梁自近岁以来，权倖用事，割剥齐民，以供嗜欲。如曰不然，公等试观：今日国家池苑，王公第宅，僧尼寺塔；及在位庶僚，姬姜百室，仆从数千，不耕不织，锦衣玉食；不夺百姓，从何得之。”司马光于此评曰：“景书至此，(朱)异等其何辞以对！”

历史总是有很多遗憾，六朝的风流并没有被雨打风吹去，而是消歇于轻薄奢淫的风俗和玉树后庭花的歌吟。这些气韵生动的石麒麟，每一只都向天张口，仿佛在发出千年的哀叹。



南京甘家巷梁鄱阳王萧恢(梁武帝之弟)墓前石兽(辟邪)
图片均由徐兴无提供